

廣東文學院文選

名譽主編 陳國凱

主編 楊羽儀

1979-1989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names like 王述之, 何卓琦, 楊羽儀, 呂雷, and 洪仁康.

# 廣東文學院文選

名譽主編

陳國凱

主編

楊羽儀

副主編

呂雷

編輯主任

黃天源

編輯

李深明

廖紅球

1979-1989

作家出版社

## 广东文学院文选

---

编者：名誉主编 陈国凯 主编 杨羽仪

责任编辑：周 坤 潘 静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祁 斌

李超英 杨 葵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630 千

印张：26

插页：6

版次：199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366-3/I · 365 (平)

ISBN 7-5063-0367-1/I · 366 (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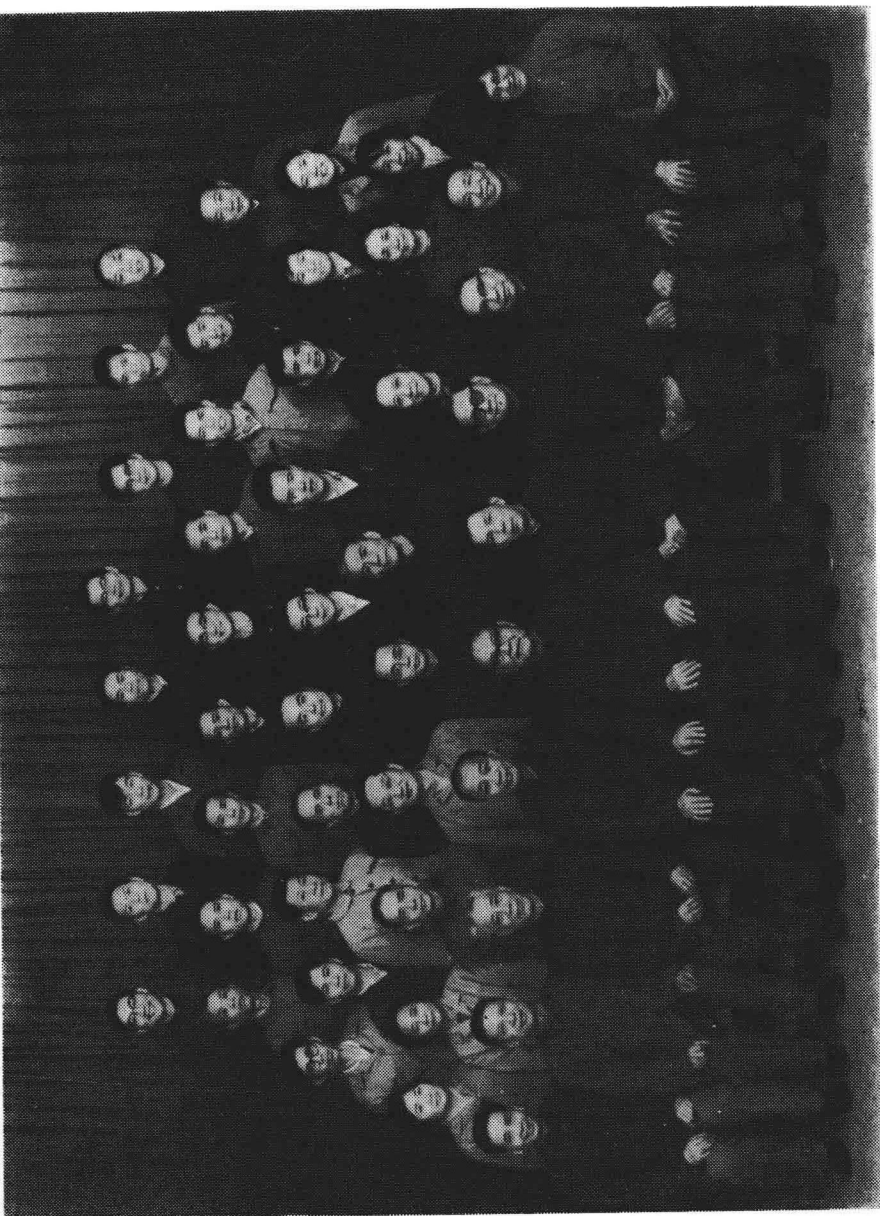
定价：14.70 元 (平) 定价：19.70 元 (精)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九八〇年欧阳山 陈残云 秦牧等老一辈作家  
同文学院全体同志合影



# 序

陈 国 凯

作协广东分会文学学院的杨羽仪等同志编了一大卷文集——广东文学院文选，五十多万字。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

他们坚执要我写个序。序些什么呢？颇费踌躇。进入文学院十年，个中的甜酸苦涩一言难尽。十年人事沧桑，世道坎坷，风云流逝，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多少事，欲说还休。

作协广东分会文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文革”雨暴风狂，摧花损翠。“文革”后，面对广东文学界青黄不接的局面，在省委的支持下，欧阳山等老一辈作家以宏观的战略眼光成立了文学院，从基层网罗人才，培育新人。当时调进文学学院的业余作者大体是两个层次：一是创作基础较好小有成绩者；一是只发表过三两个短篇习作小露头角的文学新手。前者重在出作品，后者旨在从基础开始培养。文学院第一任主任于逢等同志为文学学院的组建做了大量工作，一两年内就汇集了二十多位中青年作者。广东老一辈作家为这些中青年的成长付出了一片热忱，一腔心血。这一段历

史不应忘记。

我于一九八四年接手文学院的工作，说来惭愧，由于各种说不清的原因，我对文学院的同志实在谈不上有何帮助。几年来，文学院除了有些人另谋生计，有一位诗人英年早逝，基本上还是初创时留下的阵容。值得庆幸的是，文学院的同志们能遵循办院方针，积极投入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之中，努力提高文学品质。他们实实在在干着文学事业，辛辛苦苦地做出了一些成绩。依我看来，这是结实的一群。有些人进院时创作上还很稚嫩，只发表过一两个短篇作品，一下子成为专业作者，心理压力自然沉重，但经过一番奋发进取，如今已发表了一些不俗的中篇、长篇，普遍出版了专集专著，有些还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表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文学院同志共出版个人专著六十多部，这也是为繁荣和发展广东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吧。

文学院十年，尽管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之事，对这个专业队伍的各种评说均有。但出了人才，出了作品，这是事实。广东文学院十年文选就是个例证。当然，这个选本不能涵盖文学院同志的著作，由于篇幅所限，长篇小说不在选编之列，众多的中篇小说也无法多收，纵然如此，这个选本也大体勾勒出文学院十年创作的粗略轮廓。

十年，对人的一生来说，不算短暂。这十年是怎样走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耐人寻味的人生体验。文学禀赋有高低，创作成绩有大小，我看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了什么样的文学品格。文学品格来源于作家的人格。古往今来，能在文学事业上有一番作为者，大体是他们的人格力量起着主导作用。很难设想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整天打自己小算盘的人在创作上会有多大出息。我高兴地看到，文学院绝大多数同志能注重人格修养和文学品位的提高，路子走得比较正。十年来，这个专业创作团体大体能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几番风雨等闲看，因此就有了较为可观的前

景。

下笔之时，已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十年过去了，当初的青年已进入中年，中年的开始步入老年。如何加速文学院肌体本身的血脉循环，如何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摆在文学院面前的课题。文学长河大浪淘沙，文坛上更多的是匆匆来去的过客。一个专业作者发表一些作品并不太难，要在文学长路中留下几个清晰的脚印就不太容易了。在编选这十年文选之际，我有个并不过分的期望，希望在又一个十年到来之时，文学院的同志们都有勇气象体育健儿那样喊一声——

从零开始！

是为序。

一九九〇年二月

## 目 录

序 .....	陈国凯 1
<b>王杏元</b>	
天板蓝蓝 (短篇小说) .....	3
<b>仇智杰</b>	
废 园 (短篇小说) .....	23
小城灯火 (散文) .....	36
<b>吕 雷</b>	
海 响 (中篇小说) .....	43
<b>伊 始</b>	
狗咬豹 (中篇小说) .....	92
<b>关夕芝</b>	
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 (短篇小说) .....	142
家庭教师日记 (短篇小说) .....	154
<b>杜 峻</b>	
来自地狱的回声 (报告文学) .....	173
<b>杨干华</b>	
冬夜备忘录 (中篇小说) .....	200



## 杨羽仪 (散文十二篇)

- 咸亨酒趣····· 258
- 俏妹子的呼唤····· 261
- 水乡茶居····· 265
- 秦兵马俑前的野话····· 268
- 快餐厅里的哲学····· 272
- 小康人家····· 277
- 博斯腾湖的回忆····· 282
- 东瀛女子····· 288
- 碰海妹子····· 290
- 万古荒原录····· 297
- 车厢遇难····· 299
- 殷红的血····· 304

## 何卓琼

- “阿佻”尽领你的风骚(散文)····· 313
- 没有办法,这是生活(短篇小说)····· 321
- 医生和他的朋友(中篇小说)····· 329

## 余松岩

- 生活的潜流(中篇小说)····· 357

## 邹月照

- 死魂灵的多棱体(中篇小说)····· 426

## 沈仁康

- 灰白色的雨雾(中篇小说)····· 469

## 陈庆祥

- 窃 贼(短篇小说)····· 522

## 陈国凯 (短篇小说三篇)

- 曹雪芹开会去了····· 534
- 儒士衣冠····· 549

作家出租·····	558
<b>林经嘉</b>	
选  举（短篇小说）·····	574
<b>庞太熙</b>	
“法  宝”（短篇小说）·····	609
那双滴血的眼睛（报告文学）·····	617
<b>洪三泰</b> （诗歌八首）	
珠江忧梦（组诗）·····	637
南方·····	641
南风·····	646
烽火台远眺·····	651
沙漠的梦·····	653
石  子·····	654
关月之恋·····	655
秦兵马俑·····	656
大漠奇遇（散文三篇）·····	657
<b>筱  敏</b> （诗歌七首）	
瓶中船·····	667
陶  都·····	668
生·····	670
黄河漂流曲·····	675
泊·····	677
你停一下·····	678
幽冥钟·····	680
散文七首：	
雪·····	681
海·····	683
山·····	686

湖·····	688
一日酷热·····	690
清明一景·····	696
海么？海么！·····	701
<b>黄天源</b> （短篇小说二篇）	
出走少女的日记·····	709
看门人杜赫·····	731
<b>程贤章</b>	
桃花渡（短篇小说）·····	749
<b>廖红球</b> （短篇小说二篇）	
关·····	767
血玫瑰·····	778
<b>熊  诚</b>	
黑吊钟（短篇小说）·····	794
<b>跋</b> ·····	杨羽仪 815



王杏元

王杏元，当代农民作家。原名实力。1937年12月28日生于广东省饶平县燎星村一个贫农家庭。解放前只读了四年小学就辍学务农。解放后，曾在乡政府做民政工作，任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社长，村生产大队长等职。1963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吸收为会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曾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76年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室从事专业创作。曾任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作者小时候曾向母亲学唱过家乡的“潮州歌册”。这种用潮州方言演唱的有故事有情节的叙事唱本，当地人民很喜欢。解放后，他在写民歌的同时，就用这一形式，写了一篇一千多行的歌册《春红姐》，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1957年作者根据自己组织初级社、高级社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潮州说唱本《绿竹村的斗争》，深受农民欢迎。1958

年，他在说唱本的基础上，用民间“讲古”的形式，写了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作品反映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斗争。同时又写了短篇小说《铁笔御史》和家史《土地》。

1979年调入作协广东分会文学院当专业作家，写了《天板蓝蓝》、《三月桐花雨》等一批短篇小说和电视剧本《因祸得福》。又与程贤章合作长篇小说《胭脂河》，并根据小说改编成六集电视剧《乱世三美人》，从而赢得读者的再度关注。尔后，又写了一批改革开放题材的报告文学。

## 天板蓝蓝

—

龙头寨有一个农民，名叫刘富贵。名字好听，可是他从来没有富裕过，原因是儿女一大串，加上一对老父母张口等着吃饭，生产队里的工值不高，故十多年来，他家都背着“老超支户”的包袱过日子。他的老婆名叫金枝，她理起穷家当，有里有外，村里人说她“茼蒿能理出大芥菜来”。

近两年来，他家仍然穷着，生活如果说好点，就是超支数从往年二百出头，下降到六、七十元。谁知一踏进八〇年，财神爷就叩门来了。第一着，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户，他家包工包产的田园，这回有权自己安排种植。比方哪一丘宜种水稻，不宜种花生，又哪一丘宜种大豆，不宜种甘蔗，两夫妻细心计谋着，种后一家老少齐动员，精心下肥管理，结果早晚两造收起来一报帐，他家超产的稻谷、花生、大豆，折成现钱就得了一百六十元。第二着，他家往年养的猪，不知是因为没有好饲料，还是灶位不顺，养出来的猪，都是会入泔水不会长肉，还常常病死。今年养的两只猪坯饲养了八、九个月，就卖了二百八十斤净肉。真是“运去金成铁，时来铜变金”！加上养鸡鹅鸭等零星收入，一共将近五百元上

手，这真使全家都觉得发了财了。金枝嫂在人前人后都称赞现在的政策是“发财政政策”。她往年说话，有声无气；现在一开口，隔巷也能听到她的嗓音。钱一上手，她就堂堂正正拿了几十元，还清了老帐。为了不让邻居看假自己，她又拿了三十元，亲自到供销社说是要买个“专听潮剧”的收音机。回到家里，就扬声对儿子说：“来，开大声，听它个清清楚楚，别老是去偷听人家的！”收音机听了两三夜后，她还觉得比不上人家。她对富贵说：“留钱做什么？人家屋里又是车又是柜，出门铃铃声，惟独俺家是竹壳囊装粗糠的，我说剩下四百元都带到圩上去，有双筒凤凰单车呀，蝴蝶牌缝衣机呀，都买回来摆设，别给人家看出你是豆豉出不了芽的！”

刘富贵在家一切进退，都依他老婆这个“枕边军师”的口令行事。他听了老婆的话，也觉得有理。眼看明天是墟日，两夫妻又叽咕了一夜。第二天鸡叫三遍，金枝就起身煮饭，吃饱饭，就催着丈夫出门置货了。当她拿出四百元塞进丈夫的口袋里时，一转想，又掏了出来。她生怕富贵到了热闹圩市，关顾不好，被小偷扒去。于是她想了个办法，拿过丈夫的浴布巾，将钱包扎在里面，然后用针线密密地缝好，教富贵紧扎在腰间，说等到有单车和缝衣机时，就解出浴布巾，把线头咬断，才将钱拿出来，说这样“保险分文不漏”。

刘富贵按老婆的妙计行事，将钱紧扎在腰里，并拉过外衫盖着。老婆又拿出七角钱，再三吩咐说：“如果这两样牌子的买不到，你一分钱也不能打散，六角钱吃三碗面条汤，剩下一角，就买包经济烟抽着回来。——嗯，耳朵装风了没有？”

“装了装了！”刘富贵连连点头应声，就喜气洋洋地出门走了。他走上大路，记起往常听人家说：身上有钱的人，走起路来没脚步声，天也为有钱人低下了。他自有生以来，从没带过一百几十元上身，因此没有这样感受。今天他身上扎着四百元，腰骨觉

得特别壮，走起路来，脚步觉得特别轻快。他剥下竹笠，歪着头，再欣赏着天空，往时天空高得不可再高，今天恍惚觉得天板低得好像举手就摸得着。真的，天越看越低，他心里不禁暗喜：“哈，什么都怕有钱的，天也如此……”

他走了一路，想了一路，当他来到圩口，见一家墙头上种了一盆午时花，已经开得热闹，他知道时候不早了，就一手紧按着腰间的钱包，穿过热闹的街巷，来到大街五金门市部。他走上柜前，冲口就对着一个女售货员问：“喂，月青妹，有没有老上的凤凰牌单车和蝴蝶牌的缝衣机？”他是第一次用有钱人的自豪口气询问着，头也是歪歪的。女售货员一看，见来者是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穿着补了疤的短袖衫，一出口还把上海叫做“老上”，就瞪着眼问：“什么老上老下，别的牌子不好吗？”“不要不要！”刘富贵连连摆手说：“这是我老婆说的，别的牌子一律不要！”“哈，原来你还是一个怕老婆大王呢！”女售货员挖苦地对他叫着。刘富贵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失男子汉的脸面了，脸上不由辣了一阵，急忙转口说：“你别吵呀，这——反正谁都知道这两样牌子好。嗯，公价没有，哪——有没有高价的？”

“哟，又要高价的了！”女售货员不以为然地说：“看来你还是个有钱佬呢！”

刘富贵见售货员不相信他有钱，冲口就说：“你先说有没有货？钱，我敢问就有！”

“好，你有钱，那一架凤凰牌二百五十块钱，你敢要不敢要？”

“二百五？”刘富贵被这高价钱吓退了，他眼皮直打闪着，心里紧张地在弹算着。

“嗯，二百五不贵吧？多卖两担番薯不就够了？”女售货员伸出头来，对着正在弹算的刘富贵故意挑逗，刘富贵不满地说：“我看你吃米不知番薯价了！你说加两担番薯就够了，那我问你，一



担番薯多少钱？”

“我哪晓得？”女售货员不屑地扭着嘴巴，见刘富贵还不走开，就板着脸问：“没钱还缠什么？”

刘富贵不开口了。他用发颤的手掌，摸一摸腰里的钱包，那赤黑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眼睁睁地看着女售货员，不知是给女售货员挑出了勇气？还是他盘算到这高价还划算得来，终于踏前一步，叫一声：“好，我要！”随着叫声，一甩手，从腰间把浴布包解了来，“噗”地一声往台面一摆：“全包四百元，你数二百五去吧！”

“呵——”女售货员脸色一阵刷红，她看着鼓鼓的钱包，一时不知如何收场才好。半天，只好转笑说：“好好，阿叔你真有钱——可是供销社门市部就是没有高价的，嘻嘻，我算输给你了。”

“输给我！你……”刘富贵气得差点要骂粗口了，他歪着头，用指头对着女售货员啄一啄说：“嘿嘿，我看你该换一换眼珠了，别老看农民钱水浅，有朝一日你怕会给农民的大钱水淹死的！”他见女售货员挂红面壳了，就把钱包往腰里一扎，使着重步走掉了。

刘富贵买不到单车和缝衣机，没完成老婆交给的任务，心里有点扫兴。但第一次用自己身上的钱，杀败了瞧不起他的售货员，心里感到真比吃酒席还痛快。“嘿，什么都怕有钱的！”他再次笑着寻味着，“假若今天自己身上无钱，怕就要给那个妹仔刮鼻子了……”他开心得意地走进小食店，掏出老婆另给他的点心钱，照老婆的吩咐，吃了三碗汤面条，手上还剩下一角。本来按老婆指定，买一包经济烟抽着就回去。但他此刻觉得，自己身上有了四百元，还抽那九分钱一包的，岂不被人小看？想到这里，他耸一耸肩头，就走上散摆在街边的小烟摊，用一角钱买了两支烟头“蘸酱油”（过滤嘴）的，拿上手，先是用鼻子闻一闻，觉得香极了。为了让街市上行走的人，都知道他是有钱的，就拿一支往耳